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九十八回 寇幘拷案定非刑 濟公取供用陰審

話說寇公見紅繡鞋將蘇同拷死過去，胸前面上，用井水處噴噴，許久不見蘇醒，心中好生作急。又在堂上候了多時，再吩咐近前查點，但見那人回稟道：「啟大人，這人是沒得還轉了，手足已漸漸發冷了。」寇公這一嚇，在堂上就同雷打癡了一般。暗道：「這事怎麼了呢？惟有明早上朝聽皇上按律議罪，除此別無良法了。」遂說道：「蘇同身死，與你們行刑的無礙，你們不必駭怕。本部堂明早上朝，當殿請罪便了。但是屍身你們要謹慎看好，還要請旨派人驗看。」說畢，打鼓退堂。寇公行至後面，剛要坐下，只見執帖的家人，飛步前來稟報道：「外面有位和尚，他說是名叫濟顛，要見大人，有要事商議。」寇公一聽，滿心歡喜，忙開正門迎接。寇公舉步遠遠望見濟公走到蘇同面前，拍手的笑個不住。寇公連忙迎上，執了濟公的手，一同入內，濟公便隨意的坐下。寇公曉得他的脾氣，也不同他謙禮，就叫過一個家人，附耳道：「你代我如此如此。」不上一刻，但見那家人托出一盤鮮紅的咸狗肉，又送出一壇和尚頭的紹興酒。濟公搭眼一看，把一雙眼睛簡直笑得睜不開似的，嘴裡說道：「快拿只酒碗來是了，餘者一無所要。」但見那家人隨即取了一隻飯碗，順便就帶了一雙筷子。那知濟公見了這雙筷子，就同無名的火冒起一般，拿過來咬著牙齒，向家人手裡竭力的一送，說了一聲：「多事！」復又彎下腰來，將頭上帽子除下，在酒罈泥頭上驗了一驗，又把帽子戴起說道：「這酒是好的，敢是徐振興的了！」寇公道：「聖僧請飲這酒，屋裡還多呢！」濟公道：「妙極妙極！」說著，便用腳胡亂的把酒罈口上的泥頭蹬了個光淨，然後把紙封口又用手扯去，自己又端過一張幾子來，將酒罈擱起，這才坐下，一碗一碗的喝著，那狗肉便手上抓著，嘴裡咬著，阿哩阿多向寇公道：「俺曉得你不會吃酒，不同你謙禮了。」寇公道：「聖僧請用，恕在下坐此相陪罷了。」濟公就此自斟自飲，絕不提起來此所為何事。

一直到得日落西山，濟公忽然對寇幘說道：「大人訊蘇同這案，究竟怎樣了？」寇公道：「真正拷死了，沒一字口供。」濟公道：「這便好了，死的口供比活的好問得多呢！」寇公道：「聖僧體得取笑，在下才疏學淺，還要求聖僧指教指教才好。」濟公抬頭朝外面望了一會，對寇公道：「你代我吩咐一句，叫他們堂上堂下的人一個都不要走，馬上要訊蘇同的口供呢。」寇公遵命，傳出話來。又過了一會子，恰好外面已漆黑似的，濟公又吩咐將堂下鐵爐風箱一應物件打掃乾淨。著他們堂上堂下，站個齊齊整整，把頭門關了。寇公不解何故，但曉得聖僧很有法力，只得如法炮制。濟公又朝外邊望了一望，曉得到了時刻了，隨即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寇大人你帶一支筆一張紙，同我去錄口供罷。」只見濟公走到大堂上面，兩邊吹了一口氣，忽然堂上堂下的人，皆變做牛鬼蛇神似的。自己往上面一坐，寇公把聖僧一看，但見濟公滿面卷發，白眼突外的，好似一位閻羅天子。堂上兩支風燭，也變做綠瑩瑩的鬼火一般。忽聽濟公喊道：「來人！」下面走上一人，虎頭豹目，左手持一把鐵蒺藜，右手拖一條鐵鏈，站在堂前聽命。濟公便從腰間掏出兩顆小丸藥，暗暗對寇公道：「你拿去塞在蘇同鼻孔裡，你就去屏後錄供罷。」

寇公便著人在屏後點了一盞不明不暗的燈，又拿了筆硯紙張悄悄的走到蘇同屍前，把丸藥送到鼻孔裡面，自己抽步走入屏後，就在啊門漏縫裡偷看外面。忽聽堂上又說道：「帶蘇同上來！」就見那拿蒺藜的小鬼頭跑下，不上一刻，一手拖著鐵鏈，就把蘇同帶到堂上。濟公問道：「蘇同你來了麼？你在陽世刑罰已受盡了，你也沒有什麼罪過了。但是同你一起犯法的張祿，他現今也不問你死活，他在皇宮裡快樂無窮。這人心術太壞，你替我把他怎樣同你謀刺濟公聖僧，怎樣把刀送到青宮裡面，一一說來，便好銷了案，早早放你投一個大富大貴的胎。要是你不說明，那張祿不能帶到，你必定要在枉死城等他。這個苦，我想你是吃不來的了。」說著，就問旁邊公曹道：「查一查張祿陽壽還有幾年？」但見一位老者，慈眉善目，白鬚過胸，頭戴公曹直翅帽，將手中簿子打開一看，說道：「早哩，早哩，他還有三紀陽壽呢！」忽聽堂上又對蘇同道：「你聽見罷，你如把供供明，頃刻就可把他抓來銷案，放你投生。若有一字虛浮，你便就要在枉死城，受三〇六年的苦，等他陽壽既盡，才得結案。你不是自尋苦吃嗎？」蘇同聽畢，跪上半步說道：「小人願供了，但求爺爺早早放小人投胎去罷。但是不要再投在太監胎裡，一世的不男不女，實在難過。」堂上道：「那是自然。」蘇同就此遂把怎樣記了濟公的仇，怎樣同張祿在假石山畔談散職的苦楚，怎樣起意要刺殺濟公，怎樣同到御膳間拿切面刀，怎樣跑到淶猗亭刺殺濟公不成，將木段、黃綾被切了兩段，回頭又怎樣同張祿商議，將刀送到青宮，作害徐老兒徐升，路過船廳，又怎樣遇到周選侍，帶同入宮保奏，從頭至尾，原原本本說了一遍。堂上又問道：「你的腰牌，究屬是何處失落的呢？」蘇同道：「是在淶猗亭刺殺濟公時失落的。」統統供畢，濟公因喚過一人低低說道：「你代我如此如此。」但見那人渾身雪白，腰裡束了一條草繩，手拿一根哭喪棒，頭上戴了一頂「一見大發」的帽子，跑到屏後。恰好寇公的供詞已經錄好，抬頭見得來人吃了一驚。那人便把供詞拿去，走到蘇同前，又上堂取了一支筆，叫蘇同畫了個押，復又用筆在不同二指上一頓塗，在押下又印了一個羅記，取回交到堂上。

諸事已畢，但覺得一陣大風，反轉把公案上風燭刮得旺亮了。又聽屏門一響，來了一位大官，再行定睛細看，兩旁的人都換做陽世的差官，當中閻王也不見了。那位大官便向公座上坐下，拍案問道：「蘇同，你認識本部堂嗎？」蘇同抬頭一看，恰是要命的寇公，說道：「寇大人，咱們已死了，難道你還追到陰司裡拷供不成？」寇公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本部堂不必再拷你了，你的供已供過了。」在堂上拿著供單遠遠的指著說：「這個押在陰供的，不是你的嗎？」蘇同一聽，方知中計。搶步上堂，就想來搶供單，卻被差役拿下。寇公吩咐押下退堂，且待提到張祿銷案不提。

卻說寇公跑到後面，看見濟公還是在那裡吃酒，忙進前說道：「聖僧妙法，令人敬服。」濟公道：「這些小事，就同你們讀書寫一個說話帖子差不多。但是還有一篇大文章在後首呢！」寇公不解何意，也就含糊答應了一聲。那知這句話中，就暗含著八月〇六日殺皇上，冊立五賢王一段事情在裡面，寇公怎得知道，所以只得含糊答應。又聽濟公道：「外面時候已經不早了，大人就請上朝會罷。但你走到中途，若遇見一個人躲入巷內，你須著人把他捉來，這就是張祿。」你道張祿因何半夜就走到外面？只因被皇上取回懿旨之後，知道事情終要破案，在宮中過了幾日，刻刻如坐針氈。這日正當臨朝，張祿便悄悄由宮中逃出，就想遠走高飛。那知已被濟公算定，就關會寇公上朝時，一路之上，隨處留神。寇公便切記在心，帶了四名親隨，出了刑部衙門，一直走去。剛離衙門不遠，見前面有一黑影子，搭眼看見，那影子便翻身從旁首巷內將要逃走，寇公忙喚家人上前緝獲。轉眼之間，見兩名家人，拖著一人前來，定睛一看，真正是個張祿。便著了三名家人，將他押回衙門，自己只帶著一名家人進朝。到得朝房，時候尚早，就同大眾談了一些閒話。

忽聽外面傳說道：「聖上已坐了朝了。」紛紛遂皆進朝。但見頭一個就是金仁鼎奏報大成廟木料瓦磚之賬及開工日期，皇上看過，返歸班中。跟後就是兵馬都招討徐天化，奏八月〇六太后萬歲，請降詔飭五賢王進宮恭祝刀壽。皇上也便准奏，徐天化亦退入班中。第三起便是寇幘審蘇同一案，並將口供呈上。皇了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！怪道聽說聖僧黃綾被上有刀傷呢。」又說道：「該監應得何罪，就憑賢卿議行，不必再覆奏了。」寇幘說了一聲「遵旨」，隨即把路中緝獲張祿奏了一遍。皇上大笑道：「這叫做『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』了。就統統著賢卿議辦罷！」寇幘也就退班。當時散朝，寇尚書回了衙門，查點濟公，家人道：「一早已走了，臨時丟下一個紙條來說，交代大人，不可誤事。」寇公接來一看，滿肚疑惑。不知紙條上所寫何言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